



y

新書卷第三

俗激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爲
大故以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
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惟大故也加刀筆
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
如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行義非
循也豈且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忠於主哉

豈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
有權柄事業將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
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云使
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
是豈不可爲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
度棄禮義捐廉醜日甚可爲月異而歲不同矣
逐利乎不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到父矣
財大母矣踈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之金剗

竹勢反

剗也 竊戶之簾塞

居犇反

取也 兩廟之器白晝大

都之中剗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靡無行義
之先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駘而
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也與竊爲陛下惜
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特適然
耳夫遺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
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持此則僵不循則壞
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賤而
無差父子六親殃慘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
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而四維猶未備
也故奸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經制令
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
無所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

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
渡江河無維揖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敗矣
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

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拚寡知欺愚勇劫懼壯
凌衰功擊奮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忻諸侯
設諂而相輟飾設而相紹者為知天下亂至矣
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

者今轉而為漢矣今有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
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
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為
祭尊黷劓者攘臂而為祭政行為狗彘也苟家
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
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則多也衣服循也我
何妨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
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

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
使之取婦嫁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
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
侈靡以出相驕出偷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
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為奸而
貧為里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官敢行
奸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兄
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遠

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假父耨音憂田器也 鉏杖篲音遂掃竹也 耳慮有德色矣
毋取瓢椀箕帚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
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
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
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履六國
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節仁義之厚

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
不知守成之數得之術也悲夫帝者養士進取
遺禮

瑰瑋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子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
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
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
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

愚而民愈不羅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夫
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織微苦瓢之器日變
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
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
作之廢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
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
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
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

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
慕其所不如悚迫於儉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
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
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
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
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褊民民必煖而有餘布
帛之饒矣夫竒巧末技商販遊食之民形佚樂
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

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
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
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
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中世淫侈矣飾知乃
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為識
理故邪人務而日形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
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

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儉之術使車輿
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刑數已定故君臣絕
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誅上位僭者誅故淫
侈不得生知功詐謀無為起奸邪盜賊自為止
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
而民愈不羅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
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
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孽子產子事業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
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
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
縷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
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墻古
者以天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
得爲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爲后飾然而

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綈
而靡賈侈貴墻得被繡帝以衣其賤后以緣其
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踏也且試觀事
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飢膚欲其無
爲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
特須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爲見
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錚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

也今也平居則無此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
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以
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為大夫治可也若為
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
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大息者此
也

銅布

銅布於下為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
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而黥罪日繁此一禍
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
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
其農事穀不為則隣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
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
有疑為蓄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
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
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

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
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
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
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
歸於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
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
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
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
以調盈虛以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
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
必懷矣七謂之七福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
福轉敗而為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謂太
長息此其一也

壹通

所為建武開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
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

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焉關者豈不曰諸侯得重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䟽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

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爲境小國闊大國而爲都小大駁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慕夫至不得也陛下柰何又不正此

屬遠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
遠者不在五百里而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
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
其繇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
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能長久也及秦而
不然秦不能分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
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賤耳十錢之費弗輕能致
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

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
以廬江也為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
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
無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
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
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
弊衣而至慮非假貨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躄
不數易至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

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
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
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
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若屬漢而欲王類至
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知蚤
定毋以資奸人

親疏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

令天下如曩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
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
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
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
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
率幸者乃得為中涓其次僅得為舍人高皇帝
南面稱帝諸公皆為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

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
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
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危天下者五六陛
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
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陛下
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諉者曰䟽臣請
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申
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

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安其國而居當
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臣又竊知陛
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有布衣
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
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
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
幸而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
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

適其口七首已陷於曾矣陛下雖賢誰與領
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
因今以為治安奈何知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
辭音休而堅控守之為何如制以繚相懸臣能令
知亂如今制有令

憂民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
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

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色道無
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具
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
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
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
邪未獲耳富人不得貸貧民且飢天時不收請賣
爵鬻鬲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
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

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
念之與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
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於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
以誰偷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
蓋曰大數也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即
不幸有方二三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
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
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
外敵必駭一日而乃此之以然且用事之人未
必此省爲人上省弗自憂魄然事困乃驚而督
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方今
始秋時可善爲陛下少間可使臣議從丞相御
史計之臣義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義
計勿厚䟽殆無傷也有時矣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穴猶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

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慮壁音壁足不且病痲音非夫壁能行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隴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苦

甚矣中地左戎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饌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為陛下惜之諫者類以為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強匈奴伏其辜而殘已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
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憚大信德義
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所誠宜俛視中國
仰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
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
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又爲戎人欺傲
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
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
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
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
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
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
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其義尤
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

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操也天子
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
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植矣莫之能理猶爲國
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
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
也

新書卷第三終

新書卷第四

匈奴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
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
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
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
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
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

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
適亡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爲
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
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
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
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
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
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
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
材而出竒厚贄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
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
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
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
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柰何對
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
網而漢陰降舜舞于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

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
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為畜又且孰敢份
然不承帝意陛下為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
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
何宜敢捍此其父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
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為
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詐人覺且不背其信
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

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
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
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我狀者其自
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若子之選音誤慈母也
若此則愛諭矣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
人之自視也苟其校之所長與其所二一可當
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
之技仁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

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此
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
善賞者踔之駸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
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
之計則臣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
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
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駿乘且雖單于之
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

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
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
奴之使至者若不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
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馘音恣切腹
炙肉具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
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
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此而饗
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洟而相告人徐憚

他并切思也憂也

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十三十人或薄或拚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踰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為戎樂携手胥疆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

令使者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時相告人人忭忭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邃宇善厨處大困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

此而爲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悒悒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衣好鬪且出則從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穀抵也客胡使也功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

人偶之爲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特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嚼之出好衣閑且自爲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悒悒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抃也此謂

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繡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飯失其口裨劔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其群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

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

音誤

虎狼

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

人之見將吏猶噩

音惡驚也

迂仇讎也南鄉而欲走

漢猶水流下也將軍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

夫惡得不係頸稽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

德被匈奴見畧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

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

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

所多為擊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
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臠臠音憤切炙者熟肉

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

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嚼臠

角音蔗啍牛隕切滫多飯酒此則亡竭可立待

也賜大而愈飢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

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

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

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

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

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吾敢費御

府誅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

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為之邊患也使上

下躅音蠢乖逆天下窳音歎貧盜賊罪人蓄積

無已此二族為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

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

子不怵人民憲音管憂也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

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貊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愾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愾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勢卑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

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絲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為成人為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持居此賓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正甚竊為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錙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為屬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

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
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履屬國之官
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濟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
今不獨猛敵而獨田彘不博反寇而博蓄莫所
獨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繁細虞不圖大患非
所以為安

淮難事勢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

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為頓顙謝
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黜讓敷留之罪無
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
曾不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
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
佗所陛下於淮南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
子之法咫尺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尺傾而
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為之

相吏王董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聊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卧以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竒狡少年通棧竒之徒啓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爲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爲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咫尺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王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且也人不肉爲心則已若以肉爲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壯是立咫尺焉泣洽矜卧咫尺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湏臾忘哉是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舍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

能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爲亂也非欲取國伐主也爲發憤快志爾故欲皆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爲要俱糜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黥布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

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故然使鱣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鱣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
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財有餘何饗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
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
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
度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

積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大殘
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
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公行
莫之或止大命貶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
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
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
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
請賣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若此

而上不驚者世有之飢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
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何以相恤
卒然邊境有急數十日百萬之衆聚國何以
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聚者徒而橫擊
罷矣夫羸老易子孫而斲其骨故法未必通也
遠方之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試而
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
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
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
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也陛下柰何不
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事勢

遷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
數中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
及犇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
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

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祖鑄錢鑄錢之情非殺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又易爲無異鹽羨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奸偽也名曰顧祖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弊之勢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聊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民理然也夫白

着以請之則吏隨而拊之爲民設阱執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勢且盡矣業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且救乎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而壹之乎則吏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肆不同小大異同錢

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饗而可哉夫農事不
為而采銅日煩釋其耒耨冶鑄鑪炭奸錢日繁
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慘
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閹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
柰何而忽國知患吏必議曰禁之不得其術其
傷必太何以圍之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
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棄市
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
己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
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至德
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

新書卷第四終

新書卷第五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傳職連語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
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
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淳氣
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
也教之故設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知任術

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
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
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復以
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
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
之仁明憫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
直以道之伐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
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
相之威儀以光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
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
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
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
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
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
不侗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
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臧之

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
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
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
不彊於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宏授於䟽遠卑賤
不能而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
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臧
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
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

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
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
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古者燕召公職
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荅遠方
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荅左右近臣不
知已諾之適僞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之屬
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
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否在側不以度雜絲

從美不以彰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
少傳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
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饑
而餒暑而暍寒而懦寢而共六宥坐而莫恃行而
莫先莫後帝自爲閔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函
顧還面而器御之不舉不疢折毀喪傷凡此其
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
號呼謠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序凡此
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冒之不時節不知先王
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清凡此其
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連語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
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
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而長也而秦無道之
暴也其故可知也古者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

以禮使士負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天子燕者也故咳唾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

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楚言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素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能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若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
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
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罰
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理道得矣此五
學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
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

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勸膳之宰天子
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
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於是進善之旌
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
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
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

有孝也行以爲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
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
不嘗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
以禮收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
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明堂之位
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
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
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敷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

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
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
子之過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
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
立於後者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
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
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
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許也固非貴禮讓

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
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
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胡亥之性惡哉
其所以集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
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
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是不法
聖智也秦之亟絕者其執迹可見也然而不避

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治亂之機其要在
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教
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
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
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
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
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
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矣天子正而天

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連語

紂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
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
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
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
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
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

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履
其賢踐其肺履其所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
民之觀者捧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
也夫執爲民主直學民爲仇殃忿若此夫民尚
踐盤其軀而况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
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
大牛之爲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著始
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

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竒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爲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

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義竊觀之墻薄咫尺亟壞繒薄咫尺亟裂器薄咫尺亟毀酒薄咫尺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

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
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羿后稷與之爲
善則行鯀驩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
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雖侈惡來進
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
與爲善而不與爲惡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
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
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
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
下主也邪人必合賢人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
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耳又似練絲染
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
不憂者耳詩曰芄芃械樸薪之醮之濟濟辟士
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
諫左右急也

輔佐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
之宜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
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
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
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
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盭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
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
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

吏敬率其業正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
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
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旌旌旗之制步驟徐
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
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
任也調訊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比賢能天
子出則爲重右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
之道禮樂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

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
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遇大臣之敬遇小臣
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
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
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
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
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
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譏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

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
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
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
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
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
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
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
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

祈天明故歷天事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
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桃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
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
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考祖考

問孝 闕

新書卷第五終

